

瀚海雄風

下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瀚海雄风（下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瀚海雄风 下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28)

ISBN 7-80521-636-3

I . 瀚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 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**广东旅游出版社** 出版  
**花城出版社**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**新华书店经销**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x1168毫米32开30.625印张734千字

2000年3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49.80元(上、中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## 第三十八回 道人赠药求宽恕 侠士挥刀忍忤情

黑石道人并不怕死，但当着严浣的剑锋几乎是贴着他的颈背削过之时，也不禁给她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严浣冷冷说道：“我生平从未受过人如此欺负，按说我本该杀了你方能解我心头之恨，如今看在你似乎尚有向善之心，这一剑权且寄下，但愿你好好做人。”

黑石道人苦笑道：“多谢你手下留情，你快快走吧。”

严浣道：“你呢？你放了我，你怎么办？”她对黑石道人的恨意虽未全消，却也有了几分好感，是以在出了一口气之后，就忍不住好奇要问他了。

黑石道人淡淡说道：“这是我的事情，你就不必管了。”

严浣碰了个钉子，“哼”了一声，纳剑入鞘，说道：“我才没工夫理你的闲事呢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黑石道人看见严浣朝着飞龙山的方向走路，不觉怔了一怔，叫道：“严姑娘，你走错方向了，应该从那一面下山的。”

严浣头也不回，说道：“我偏要走这个方向！”

黑石道人道：“严姑娘，你到底要往哪儿？”

严浣道：“我往哪儿，你管得着么？”

原来严浣是想去会她的舅舅孟少刚。她暗自思量：“现在我的武功已经恢复，还怕什么？听刚才那贼汉子所说，舅舅明天就可能到飞龙山了，我何不也到飞龙山去与他相会？”

黑石道人猜到了她的心思，说道：“严姑娘，不是我要管你，飞龙山你去不得！”

严浣冷笑道：“我喜欢上哪儿便上哪儿，用不着你替我担心！”

黑石道人颇有几分气恼，要想不理，但转念一想：“我何必和黄毛丫头一般见识？况且本来是我对她不住，也怪不得她恼我。”当下急忙赶上，叫道：“严姑娘且慢，请你听我一言。”

严浣嘿嘿冷笑，径自前行。她的轻功本来是不在黑石道人之下，但因功力初复，不多一会，却给黑石道人追上了。

且说谷涵虚跟着骡车轨迹，一路追踪，到了林边，隐隐听见严浣喝骂的声音，又喜又惊。大雨过后，山路怪石岿嶙，青苔湿滑，马也难行。谷涵虚迫不及待，飞身下马，立即施展轻功，朝着声音的来处跑去。

严浣眼看就要给黑石道人追上，斥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黑石道人正要向她劝说，忽见一个奇丑无比的汉子突然出现！

谷涵虚本来是个面如冠玉的美少年，当他和严浣分手之时，脸上刚刚给张元吉的利剑划伤，当时虽然是血流满面，但因疮疤未结，仍是本来面目。是以在严浣的记忆之中，她的意中人始终都是那个英俊的谷涵虚，决想不到谷涵虚如今已是变成了这个模样。

一个奇丑无比的汉子突然在她面前出现，严浣不禁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苍苔路滑，严浣跑得正急，骤然吃惊，几乎滑倒。谷涵虚心痛如绞：“浣妹果然是认不得我了。也罢，我给她把这臭道士杀了便走，也不必和她说我是谁了。”

谷涵虚扶起严浣，严浣更是吃惊，斥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黑石道人已然赶到，大怒喝道：“窦安平也得给我几分面子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不得我的点头，就敢动手抢我送来的严姑娘？”原来他以为谷涵虚是窦安平派来的人，窦安平信不过他，叫这个人来接收严浣的。

严浣挣脱了谷涵虚的掌握，觉得这人对她似乎并无恶意，

而且还似乎是一个她似曾相识的人，不由得一阵迷茫，站在一旁，呆了！要知他们究竟是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，谷涵虚的面貌虽然变了，但他的眼底柔情，眉间爱意，和他的一些习惯性的动作，还是可以令严浣感到熟悉的啊！

谷涵虚轻轻推开了严浣，蓦地双眼一瞪，捏着嗓子喝道：“我是勾魂使者，催命无常！臭道士，领死吧！”

掌似奔雷，刀如骇电。双方都是在大怒之下，同时出手。黑石道人的快刀本是黑道一绝，但谷涵虚的天雷掌力何等厉害，快刀未曾斫到他的身上，他的掌力已是狂涛般地涌来，掌风刀影之中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黑石道人给他的掌力震得连退几步，刚好撞着了一棵松树。

黑石道人也非泛泛之辈，撞着松树，登时就似皮球般的弹起来，挥刀又向谷涵虚斫去。

原来谷涵虚连日奔驰，果然是不出祝老大的所料，体力颇受影响，因而天雷功的威力也就相应打了折扣。也幸亏如此，黑石道人才没有受伤。

黑石道人吃了一次亏，不敢正面再接谷涵虚的掌力，当下身形游走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以闪电般的快刀，猛袭对方，要令谷涵虚腾不出手来。

谷涵虚心道：“这臭道士果然是有两下子，怪不得浣妹受他所擒。”刀光掌影之中，忽听得声如裂帛，谷涵虚的衣袖给快刀削去了一截。严浣吓得尖叫起来，正要上前，却见黑石道人又在连连后退，谷涵虚手中多了一柄长剑。

原来谷涵虚乃是用上乘柔功挥袖拂刀，这才好趁势腾出手来拔剑的。这一拂柔中寓刚，实已蕴藏着几分天雷功的威力。倘若换了一个武功稍弱的人，手中的兵器早已给他的衣袖卷去了。

黑石道人的快刀居然能削掉他一截衣袖，谷涵虚自是不敢

轻敌，剑一出鞘，立即抢攻，比黑石道人的快刀使得更快，黑石道人遮拦不住，只好连连后退。在严浣失声惊呼之际，双方的刀剑已经是交换了十数招了。

严浣这一声惊呼已是把她关切谷涵虚的心情表露无遗，谷涵虚听进耳朵，心头禁不住“卜通”一跳：“浣妹敢情是已经认出我了。原来她还是关心我的。”登时精神陡振。

黑石道人本来就不是谷涵虚的对手，谷涵虚精神大振，剑招使得越发凌厉无前，黑石道人抵敌不住！

严浣定了定神，只见谷涵虚已是把黑石道人迫到一处悬崖，谷涵虚唰唰唰连环三剑，眼看黑石道人若不是给他挤下悬崖，身上就非中剑不可。

严浣一跃而出，叫道：“谷大哥剑下留情！”谷涵虚的剑尖业已指到黑石道人的咽喉，听见严浣替黑石道人求情，不禁怔了一怔，但他也并没有问什么缘故，随即把剑锋一转，改刺为点，剑尖轻轻点着黑石道人的手腕，当啷一声，黑石道人的快刀坠地。

严浣跑上前来，说道：“谷大哥，果然是你！你让我仔细瞧瞧。”

谷涵虚苦笑道：“我已经变成了丑八怪啦，我只道你认不得我了。”

严浣柳眉一扬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不管你是俊是丑，我总是一样的喜欢你！大哥，你不问我为什么要你饶这道人吗？因为这人还不算太坏。”

谷涵虚道：“浣妹，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理由的。我几时曾试过不听你的话呢？又何须再问！”

严浣道：“大哥，原来你也还是像从前一样的相信我，喜欢我！”喜极而泣，投入谷涵虚的怀中，两人紧紧相拥。谷涵虚的眼中只有一个严浣，严浣的眼中也只有一个谷涵虚，对周

围的一切，已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根本就忘记了还有一个黑石道人在他们的身边。

这一变化大大出乎黑石道人意料之外。黑石道人拾起长刀，尴尬之极，这才知道原来这丑汉子乃是严浣的情人。当下声苦笑，说道：“严姑娘，多谢你心胸宽大，不记我的仇恨，你已经碰上亲人，用不着我替你担心了，我走啦。”

谷涵虚方始省觉黑石道人尚在身旁，当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不打不成相识，何必这样匆忙就走？我刚才没有问个清楚就和你动手，想必是其中定有误会了。我倒应该先向你赔个不是呢。”他因为听得严浣说黑石道人并非坏人，所以才会这样说的。

黑石道人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你一点也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我不该欺负你的严姑娘，我、我实在是死有余辜！”

严浣说道：“不错，他用迷香捉了我，是想把我献给飞龙山的窦寨主。但如今业已后悔了。你来的时候，他正在把解药给我，放我走呢。”

谷涵虚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原来祝老三倒也没有骗我。”怔了一怔，随即哈哈笑道：“人谁无过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点梁子，就此揭开。道长若不嫌弃，咱们还是可以交个朋友。”

黑石道人见谷涵虚如此豪爽，心中也是不由得不暗暗佩服。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多谢侠士看得起我，但我却是不能原谅自己呢。恨只恨我当初不该受了窦安平的恩惠，以致今日不能不受他的摆布。”当下将窦安平如何给他排难解纷之事，以及后来窦安平又如何要捉拿严浣之事，一五一十都对谷涵虚说了。

接着黑石道人说道：“我本来不知道其中原委的，刚才碰到窦安平派来接我的一个人，方才才知道窦安平是要用严姑娘来对付她的舅父江南大侠孟少刚，而这件事情又牵涉到、牵涉到……”



说至此处，忽地想起窦安平毕竟是自己八拜之交，似乎不该向一个初相识的朋友泄漏他的秘密。

谷涵虚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件事情牵涉到窦安平的通番卖国，确是非同小可！”

黑石道人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原来你都早已知道了？”

谷涵虚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你现在还在念着窦安平给你的恩惠么？”

黑石道人十分苦恼，抓抓头皮，说道：“我现在正是不知怎么才好。”

谷涵虚说道：“大丈夫立身处世，固然应当恩怨分明，但更应该明辨是非，择善弃恶！通番卖国之辈，禽兽不如，岂可为了小恩小惠，连人也不做了！”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。

黑石道人听了，耸然动容，当下向谷涵虚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多谢你的金玉良言，贫道实在惭愧！”

谷涵虚道：“一个人只要能够迷途知返，就是好人。道长，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我要和你说的话都已说了。如今我倒想向道长请教了。”

黑石道人道：“不知侠士欲知何事？”

谷涵虚道：“侠士二字愧不敢当。我名叫谷涵虚，若蒙道长不弃，咱们就以平辈论交如何？”

黑石道人道：“好，谷兄请问。”

谷涵虚道：“刚才你说为严姑娘担心，不知是担心何事？”

黑石道人哈哈笑道：“这件事么，如今已是用不着我担心了。”

严浣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刚才是不是要拦阻我去飞龙山？”

黑石道人道：“谷兄本领胜我十倍，有他陪你前往，这飞龙山自是可以去得了的。不过，我还是希望你们多加一些小

心，比较好些。”

谷涵虚道：“不知飞龙山上有些什么人？”

黑石道人道：“窦安平邀来的帮手很是不少。据我所知，其中有两个人恐怕是比较难以对付的。”

谷涵虚道：“哪两个人？”

黑石道人说道：“一个是阳天雷的侄子阳坚白。这人的本领我虽然没有见过，但阳天雷号称金国第一高手，他侄子的本领想必不错。”

谷涵虚笑道：“原来阳坚白也到了飞龙山么？我倒曾和他交过手，深知他的本领。料想胜不了他，也不至于败在他的手下。”

黑石道人接着说道：“还有一个人名叫白万雄，乃是二十年前与淳于周齐名，在黑道上称雄道霸的人物。后来因为败在屠百城的手下，迫得金盆洗手，闭门封刀。去年听说屠百城命丧蒙古，他才东山复出的。”

谷涵虚道：“他是不是有个儿子名叫白千胜？”

黑石道人道：“正是。原来谷兄也已知道了他们的来历。”

谷涵虚道：“我在黑石庄曾经和白千胜打过一架。白万雄的来历则是祝老三告诉我的，不过没有道长说的详细。”

黑石道人这才知道这次之所以碰上谷涵虚并非偶然的事。

谷涵虚又笑道：“祝氏三兄弟，祝老大最可恶，祝老三倒是一个爽直的汉子。他对你很是佩服，称你是黑道上一位响当当的汉子呢。说老实话，最初我是不相信他的话的，如今见了道长，方知名下无虚。”

黑石道人羞得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祝老三给我面上贴金了。我哪里配得上好汉二字？这次若不是多得严姑娘与谷兄善言开导，我只怕已是身败名裂，为天下英雄所不齿了呢。”

谷涵虚忽地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道长，你若是已经想通了，我倒有一事相求。”

黑石道人道：“谷兄有什么需要贫道效劳之处，请吩咐就是。”

谷涵虚道：“请你仍然用这辆骡车，把严姑娘押解到飞龙山去。我充当你的车夫。”

黑石道人怔了一怔，见谷涵虚的神色不似在开玩笑，随即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敢情谷兄是要用这法于混入飞龙山么？”

严浣拍掌笑道：“好一条妙计，窦安平决计料想不到，黑石道长，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帮我们的忙了。”

谷涵虚说道：“我们并非不敢硬闯，但我们却不愿多伤窦安平手下的无辜喽兵。道长，我这也是为你着想，你若不愿给窦安平拖你落水，要保持自己清白的话，恐怕也必须有所作为，才能让天下英雄相信。”

黑石道人一来是爱惜自己的声誉，这次他糊里糊涂地上了窦安平的当，的确是必须洗刷；二来他听了谷涵虚晓以大义的说话，经过了内心的交战，终于也醒悟了不应该让个人的恩怨左右大是大非的抉择。

黑石道人想了一想，毅然说道：“我不敢说是已经想得十分通透，但窦安平这样的胡作妄为，的确是武林同道所不能容的。我自是不能为虎作伥。好，谷兄，我听你的吩咐！不过，我也有个请求，请谷兄在处置窦安平之前，让我先劝他一劝，略尽我的心事。劝他不听，那就只好任由谷兄处置了。”

谷涵虚知道他尚顾念着与窦安平的结拜之情，心里想道：“江湖汉子大多讲究义气，其实也应该看是哪种义气才对。不过，他虽然还是有点糊涂，也算是难得的了的。”于是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依你就是。”

黑石道人道：“我曾碰上窦安平的侄儿，他知道我是没雇有车夫的。谷兄可以冒充是和我相识的黑道朋友，前来投奔飞龙山的，刚好在这儿遇上。”

谷涵虚笑道：“我只求能够混进窦安平的山寨就行，扮作什么人都无所谓。”

严浣大为喜欢，说道：“谷大哥，想不到今天能够见着了。你。至迟明天，又可以见着我的舅舅。可惜还有明霞表妹，未知消息。”

谷涵虚笑道：“我正要告诉你呢，我已经见着她了。你到了飞龙山，就可以和她相会。”

严浣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真的吗？她也到飞龙山去？却为何不和她父亲一道？”

谷涵虚道：“另外有个人陪着她呢！”

严浣诧异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谷涵虚笑道：“你别忘记明霞只比你小两岁，如今她也是一位大姑娘了，她有了意中人啦！”

严浣喜道：“原来这小妮子已有了意中人了，这人是谁？”

谷涵虚笑道：“这人名褚云峰。说来也巧，这褚云峰正是我的同门师兄。”当下将巧遇褚云峰与孟明霞的经过告诉严浣。

严浣笑道：“那次我离家出走，多亏明霞的帮忙，还未曾向她道谢呢。当时正是我最伤心的时候，前路茫茫，也不知能不能与你重逢。想不到如今连明霞也是成双成对了。但愿她与你的那位褚师兄结成连理，那就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谷涵虚在她耳边悄声笑道：“你有一句话未说出来，我替你说好不好？”

严浣道：“你怎知道我心里的说话？”谷涵虚道：“我怎能不知道？为什么这是最好不过呢？因为这就正是叫做亲上加亲呀！嘿，嘿，你心里想说的是不是这一句话？”严浣羞得满面通红，但也只好低下头默认了。

驷车满载着蜜意柔情，向飞龙山驰去。另一条通往飞龙山的路上，褚云峰与孟明霞也是同样的满怀欢悦，并辔而行。

严浣惦记着孟明霞，孟明霞也在挂念着严浣。将到飞龙山之时，心情甚为兴奋，可又有点担忧，忍不住和褚云峰说道：“不知你的那位谷师兄可曾找着我的表姐。但愿飞龙山上能够见着他们，这才真是皆大欢喜呢！”

褚云峰笑道：“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。这个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。你想他们受了这许多折磨，老天爷还好意思再折磨他们吗？当然是要成全他们的了。”

孟明霞道：“油嘴滑舌。嗯，我现在倒想问你一句正经事呢。”

褚云峰道：“我说的可都是正经话呀。好，你问吧。”

孟明霞道：“咱们怎样进飞龙山？是硬闯呢？还是晚上偷去？”

褚云峰道：“不必硬闯，也无须偷偷地去？”

孟明霞道：“那又如何？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。”

褚云峰笑道：“你忘记了我是阳天雷师侄的身份吗？我虽然叛了他，但此事外人是不会知道的。我还留着以前在阳天雷手下当差的时候他给我的令符呢。我用来骗骗窦安平，料想可以混得过去。”

孟明霞道：“窦安平和阳天雷不是有往来的吗？”

褚云峰道：“不错。但阳天雷是不会把这种令他丢面子的事情告诉窦安平的。何况他和阳天雷又不是直接来往，他的手下人即使知道这个秘密！也不敢胡乱对人说的。只须骗得过一时就行了。”

孟明霞道：“咱们反正是要去的，能够不动干戈，混得进去，固然最好，混不进去，再作打算，也还不迟。大不了拼着硬闯罢了。不过我却有点为杨婉担心呢。”原来孟明霞这次下山，本来是为着追踪杨婉的，但如今已是将到飞龙山了，却还没有见着杨婉。

孟明霞叹了口气，续道：“唉，你不知道，杨姑娘这次下山是因我而起的。”

褚云峰笑道：“我知道。你是要使他们夫妻和好，也是为了要求自己的心之所安。”

孟明霞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你想想，杨姑娘父兄都已死了，在这世上，只有李思南是唯一的亲人。身世何等可怜！若是有什么意外，叫我如何对得住她？”

褚云峰道：“恐怕她未必是来飞龙山吧。”

孟明霞道：“她对李思南虽有误会，但我料想她是决不能舍弃李思南的，不去飞龙山又去哪里？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她混不进去，反而给窦安平捉住，那时就令李思南为难了。”

褚云峰只好安慰她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杨姑娘也不是寻常的女子，你不必预先为她担忧。”

孟明霞和褚云峰都料得不错，杨婉果然是来了飞龙山，而且碰上了一个意外的“机遇”，如今她早已是混进窦安平的山寨了。

暂且按下褚、孟二人不表，先说杨婉的遭遇。

杨婉与明慧公主、阿盖夫妻分手之后，继续前行。因为孟明霞在途中曾碰上了阳坚白“采花”之事，耽搁了一些时候，是以杨婉又得以赶在她的前头了。

这一天杨婉踏进了飞龙山的山口，只须再走多十几里山路就是窦安平的山寨所在了。山口有间酒店，乃是窦安平手下的头目开的，不过杨婉却不知道。

杨婉女扮男装，脸上涂了阿盖给他的草药，本来是一张吹弹得破的粉脸变得铁青，带着几分粗豪气味，很像黑道上的人物。

杨婉一路奔驰，此时正自感到腹饥口渴，看见路旁有间酒店，心里想道：“管它是什么人开的，我且进去吃点东西，顺

便也可以打听打听消息。”

酒店里先已有了三个客人，三个人都是带有兵器，相貌粗豪的汉子。其中一人喝得似乎有了七八分醉意，杨婉进来的时候，刚好听得他卷着舌头，大声说道：“他妈的，到了这儿，咱们还不放心喝酒吗？你们不必劝我，我一定要喝个痛快！马老大的手再长，也伸不到这里。待咱们见了窦寨主，哼，哼，我还要他马老大的好看呢！”

三人之中，这汉子已经喝醉，另外一人也已有七八分酒意，只有一人比较清醒。这个比较清醒的人说道：“五哥，你要喝酒就喝好了，可别胡言乱语。我看你的酒也喝够了，咱们还是走吧！”

那个叫做“五哥”的人大声说道：“到了这里我还怕什么？这里是飞龙山，不是回龙岭，就算马老大在这儿，他也管不到咱们，我告诉他，我就是要投奔飞龙山，他又敢怎么样。哼，哼，我怕的只是窦寨主不肯收容咱们。”

另一个有了七八分醉意的人跟着哈哈笑道：“咱们把回龙岭的家当献给窦寨主，这份礼也不算太薄，窦寨主还能不收容我们？”

那个比较清醒的人皱了皱眉头说道：“说话总是谨慎一些的好，又何必嚷得通天下的人都知道！”

喝得大醉的汉子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怕隔墙有耳。哼，我敢说敢做，就不怕有人偷听。我酒还未喝够呢，拿酒来！”

杨婉听到这里，心里已然明白。原来杨婉在琅玕山充当喽兵的时候，和一个老头目轮班看守一个岗哨，也常听得这个老头目谈及绿林的一些事情。

回龙岭有一个小山寨，寨主名马锦常，身材矮小，武功却很不弱，人称三寸钉，他手下有七个头目，其中三个坐第五第六第七三把交椅的头目本来是另外一伙的，本领也都不错，只

因他们是后来才加入的，而又不肯低头服小，故此和回龙岭原来的头目处得不好，马锦常也不大信任他们。这三个人曾经偷偷和琅玕山接洽，想改投琅玕山。屠凤为了怕失绿林和气，婉言推辞了他们。

飞龙山窠安平的山寨则是一个势力雄厚的大山寨，近年来他周围数百里内的小山寨，一个一个给他吞并了，但回龙岭却尚未向他屈服。

杨婉听了他们的谈话，心里想道：“想必是他们已经和马锦常闹翻，如今是来投奔飞龙山来了。”

杨婉听得分外留神，那个比较清醒的人狠狠盯了她一眼。

那个喝醉了的汉子倏地一拍案子，站了起来，冲着杨婉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是什么人，胆敢偷听我们的说话，吃我一拳！”

那个比较清醒的人劝道：“五哥，不可鲁莽！你在这里大声说话，怎能说是别人偷听？”

那喝醉的汉子一掌将他推开，一迈步到了杨婉面前，喝道：“你为什么歪着眼睛看我，我有什么好看？管你是不是有心偷听，这一拳你是吃定的了！”揪着杨婉，兜心就是一拳。

杨婉焉能让他打着，当下笼衣袖中，挥袖一卷，笑道：“王寨主，幸会，幸会！相请不如偶遇，请五爷坐下，容小可敬一杯。”那汉子连杨婉的指尖也没碰着，便给她的衣袖卷着了手腕，就像给人紧紧抓着一一般，动弹不得，身不由己地坐了下来。

王五虽然喝醉，但酒醉之中也还有两分清醒，吃了一惊，醉意又消了几分，讷讷说道：“你是谁，你怎的认得我？”此时他已知道杨婉的本领远远在他之上。但在惊慌之中也有几分高兴，因为杨婉的话对他很是恭敬，他本来是一个小山寨的第五号头目，杨婉却称他为“寨主”。

杨婉胡乱捏了一个名说了，笑道：“五爷的大名，谁人不知？小可曾见过五爷，不过我是个无名小卒，五爷当然是不会



记得的了。”

王五诧道：“你在什么时候见过我的？”

杨婉说道：“五爷去年是不是曾经上过一次琅玕山？”

王五道：“不错。你怎么知道？”

杨婉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可乃是单线开扒做点没本钱的小生意，没资格在琅玕山入伙。但却多承山上一位头目的照顾。这位头目姓冯，单名一个信字。在琅玕山的职位不高，但却混了几十年的老头目，想必五爷知道？”

冯信就是把回龙岭的事情告诉杨婉的那个老头目，那一次王五来琅玕山秘密接洽，就是由他招待的。

王五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知道，知道。原来他是你的靠山，这么说来，倒是自己人了。杨兄，你有这样好的本领，琅玕山却不肯收容你，那真是他们瞎眼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琅玕山的女寨主虽是不知好歹，这位照顾你的冯老爷子却是很够朋友。”王五因为屠凤不肯接纳他，思之犹有余愤。

杨婉继续说道：“那天五爷上山之时，小可刚好见过了冯老爷子，承他客气，送我下山，在途中见到五爷。五爷记得么？”

那次冯信接待他上山，是带有几个人的。王五连忙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记起来了，是有你老弟在内。来，来，来！六弟，七弟，你们都来见过这位杨兄。”

杨婉说道：“张六爷和李七爷小可也是久仰的了！”

张六就是那个比较清醒的汉子，说道：“杨兄，我们说的话你都已听见了，请你可别对外人泄露。”

杨婉说道：“这个六爷无须顾虑。实不相瞒，小弟也是想来投奔飞龙山寨寨主的呢！”

张六道：“哦，你也是来投奔飞龙山的？”正是：

无意相逢生急智，瞒天过海闯龙潭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了回分解。